

日  
本  
訪  
書  
志

論語集解十卷

古鈔卷子改摺  
本分爲四冊

卷末有觀應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非夫人之爲書而誰爲書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本住院權律師豪俊書然則是亦僧徒所爲其引柳下惠云云未知其解上論二冊爲一手所書墨法濃古下論二冊又爲一手所書用墨稍淡其自學而至雍也注皆全載姓名句末亦多虛字然自中人以上章以下亦僅載其姓述而以下則多削其名句末虛字亦多削削亦有全載姓名者

第三冊先進顏淵兩篇全載姓名亦有數章削  
名者子路憲問以下至末則全削其名此書不  
見於森立之訪古志余初得小島尙質校本於  
里仁後跋云弘化三年丙午暮春從卷子改帖  
本朱校同異於正平本上層此本上二帖紙墨  
最古洵爲六百七年外古鈔而下二帖觀應元  
年權律師豪俊所鈔補也又於雍也篇後跋云  
卷首至此體式一同斯本實爲六朝舊本轉傳  
之真而述而以下蓋據宋時改竄本補鈔者固

不可就彼本以改此正平善本也又於冉子退  
朝章馬融注匡字作匡因以爲是豪俊補寫時  
据宋代刊本之證又云若据彼改此六朝舊本  
則不能免取開元改字之本以駁漢時博士之  
譏也今得此原本細審之迺知尙賢所云述而  
以下據宋本補寫之說爲謬而所云據宋本以  
改此六朝本者爲得其實蓋自述而以下雖多  
削其名而與學而一冊同出一手一時所書毫  
無疑義況亦有全載姓名者先進以下則多不

載注者之名而亦未全行刪除其注末虛字雖  
皆準宋本而注中實與宋本多異迺知此書四  
冊雖出兩人手而實爲一時所鈔其自述而以  
下有削名者則以當時習見宋本皆無名故鈔  
手隨意省之其有仍全書姓名者則其刪略不  
盡者也至退朝章注中匡作匡此亦因當時宋  
本書流傳彼國最多觸目皆是故鈔胥輩亦信  
筆效之卽如楓山庫所藏古卷子左傳確爲六  
朝本之遺而所書桓字亦多作桓蓋緣彼本亦

鈔於宋末故有此弊也不特此也余所見日本  
當宋時所鈔彼國古文書及佛經凡匡桓字皆  
多作匡相又如慶長活本七經實不盡據宋本  
而所用活字皆缺桓匡貞等筆此足見習慣不  
察矣



監本論語集解二卷

宋刊本

宋槧本以學而至鄉黨爲上卷先進至堯曰爲

下卷

分卷最謬當是訪賈所爲

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論

語卷上次行頂格題學而第一

凡十六章下引陸氏釋文

集

解

音義

每半板十行行十八字注二十四字全

附陸氏釋音序後有劉氏天香書院之記八字

木截又有魯國城里圖一葉接于序後書中宋

諱并缺筆

徵占慎諱相恒字少佳

唯敬字不缺又蓋有不

知而作章注末引朱氏曰識音志則知此本刊



於集註既行後也今按其與注疏本尤異者若不患人之不己知章有注曰徒患己之無能知

與皇疏本十一卷注疏本合

一貫章有注曰忠以事上恕以接

下本一而已其唯人乎

與岳本合見余蕭客經解鉤沈

託孤章

有注曰重稱君子者乃可名爲君子也

與十卷注疏本

合此并足訂近本之脫其他經文尤異者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作民曰敢問死無日字

與集注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無之字窺見室家之

好窺作闕出納之吝納作內注文之尤要者其

爲人也章孔子作孔子曰吾十有五章有所成也也作立子游問孝章豕畜之畜作交或謂孔子章與爲政同與上有卽字禘自既灌章列尊卑列作別里仁章里者人之所居仁作人公冶長章綈攀也攀作繫令尹子文章注姓鬪名穀穀作穀子在陳章狂簡者無簡字雍也章孔子曰以其能簡無孔曰二字子謂仲弓章駢赤也也作色季氏使閔子騫章託使者託作語我辭焉作辭說賢哉同也章簞食下有瓢飲二字孟子

反章前日啟啟作奔

此恐誤

如有博施章皆恕已

恕作如默識章無是行於我我上有人字用行  
章孔子言子作日文莫章凡言文作言凡曾子  
有疾章不敢欺詐作誕如有周公章周公者無  
者字才難章人才難得人作大麻冕章下拜然  
後成禮後下有升字畏匡章未喪此文此作斯  
彌高章有所序所作次反魯章反魯下疊字在  
川章言凡往也者無也字唐棣章而不自見者  
自作得同也非助章無發起無下有所字厚葬

章割止作制止長府章因舊事則可也無也字  
善人章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入上有能字  
司馬牛章孔子行仁難子作曰棘子成章與犬  
羊別下有者字年饑章孔曰孰誰也無孔曰二  
字辨惑章孔曰作包曰子張問士章其志慮志  
作念會友章友相切磋友作有仲弓問政章人  
將自舉其所知舉下有之各舉三字多學章而  
一知之作一以知之三年之喪章子生於歲於  
作未待孔子章聖道難成成作行歸女樂章廢

朝禮三日無三日二字荷篠章不分植五穀植  
作殖大師摯章居其河內其作於大德章小德  
則不能踰法無澤字堯曰章於豕尙白豕作家  
凡此者雖不免小有譌誤而其佳者或與釋文  
合或與皇疏本合皆證據鑿鑿優於明刊注疏  
本其他字句異同不甚關出入者別詳札記按  
集解經注本明代無重刊宋本者自集註盛行  
之後學者束  
諸高閣故有明一代唯存永懷堂一本  
然是從注疏本割取非重刻宋本也  
國朝  
唯惠定宇及見相臺岳氏本至阮氏作校勘記

時並岳本不見此本爲自來箸錄家所不及卽  
日本亦罕知之者唯吉漢宦近聞寓筆載其所  
見永正年古鈔論語有清原明經宣賢父子跋  
其中依唐本補入二處卽忠恕章及託孤章與此本合而  
吉漢宦亦不能指其據何宋本此本書估從西  
京搜出前後無倭訓至爲難得余以重價得之  
至其雕鏤之精紙墨之雅則有目共賞洵爲希  
世之珍也

又按重言重意相傳爲宋人所爲吉漢宦則云

輯自唐人未詳所出附記於此

又按十行本以下論語注疏不附釋音此本獨載之往往與宋本音義合且有足訂其誤者亦一善也余攜此書歸時海寧查君翼甫不惜重金力求余不之與章君碩卿酷愛之余與約能重刻餉世則可碩卿謂然乃跋而歸之後章君罷官以抵關君季華夙債關君攜之都中又轉售于李君木齋

論語集解十卷 日本正平刊本

此本卷末跋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  
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案正平甲辰爲日本

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當元順帝至正二十

四年也

市野光彥云道祐居士尼利義氏之四  
子幼喪父與其母居于堺浦遂雜染爲

僧更名  
道祐

據所云重新鏤梓則猶有原本可知驗

其格式字體實出於古卷軸絕不與宋槧相涉  
其文字較之羣書治要唐石經頗有異同閒有  
與漢石經史漢說文所引合又多與陸氏釋文



所稱一本合彼邦學者皆指爲六朝之遺並非

唐初諸儒定本其語信不爲誣

案日本國史云應神天皇十六

年百濟博士王仁齋論語十卷皇太子就而受之日本之有經典自是始卽晉武帝太康六年也

顧前代市舶罕載其流傳中土者唯錢遵王

述古堂一通因得自朝鮮遂誤認爲朝鮮刊本

蓋彼時未知正平爲日本年號也況其所得亦

是影鈔逸人負重鐫本並非原槧爾後展轉傳

錄不無奪漏故陳仲魚阮文達諸人所校出者

十不三四近世張金吾吳兔牀輩始知此爲出

自日本然又不知幾經鈔胥愈失其真而此間

所存舊本亦復落落如晨星

又有無跋本界關字形全同此本蓋

後人剽去跋文其實同出一版也

文化間江戶市野光彥以此

本翻雕惜梓人未良失原本古健之致又印行

不多板亦旋毀今星使黎公訪得原刊本上木

一點一畫模範通真非顯有訛誤不敢枝改原

集解單行之本宋人皆著于錄有明一代唯閩

監毛之注疏合刊本別無重翻集解宋本者

永懷

堂所刊亦從閩本出非別有所承之經注本也

故我朝唯惠定宇得

見相臺岳氏刊本至阮文達校注疏時並岳本

不得見焉

余得南宋刊本纂圖互注集解頗足訂注疏本之脫誤然亦不載諸家之

名余以爲此不足深惜也觀邢氏疏集解序之

語

序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邢疏云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

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則知其所見唯存姓削

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

此本不知始於何時大抵長興刊布之本案魏王肅傳注周生烈爲複姓今但

稱周曰其不學可知及朱子作集注沿其例並

盡削所引諸家之名遂致明道伊川不分

唯包氏不名以何氏諱咸故望

不悟何氏原本皆全載姓名  
文曲解何殊郢書燕說乎及南宋朱子作集注

亦僅引孟蜀石經及福州寫本論者頗惜其隘於旁徵不知其互勘無從也良由長興版本既行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雖有舛誤無由參校此晁公武所由致慨者夫邢氏所據既如彼朱子所見又如此今之慙遺尙不足以證開成石經何論陸氏釋文以上則讀此本者直當置身於隋唐之間與顏師古孔沖遠一輩人論議可也雖然流俗相習因仍已久自非眾證鑿鑿何能以海外孤本服窮經者之

心猶幸此邦故家之所藏弃名山之所沈霾往  
往有別本爲好事者物色以出其閒贖文壞字  
得失參池固非鴻都石渠難盡依據要其根源  
皆在邢氏見本以前好學深思之士或以徵舊  
聞或以解疑滯拾其一字莫非瓊寶以余披訪  
所及得目覩者亦二十餘通較之相臺之著沿  
革數猶過之

岳氏參校諸  
本凡廿三通

不可謂非千載一遇

也乃彙集諸本較其異同

別詳  
札記

使天下學者讀

此一本並得兼采日本諸古鈔之長又使知彼

此錯互之中有源流變遷之漸而此本之可憑  
邢本之妄刪昭若日月或亦通經學古者所不  
嗤乎光緒壬午十月二十八日記



論語注疏十卷 元槧本

首行頂格題論語序次行低一格題翰林侍讀  
學士朝議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臣邢昺等校定三行頂格題序解本書題論  
語注疏解經卷第一行頂格題學而第一旁注  
凡十六章下題何晏集解再下題邢昺疏每半  
板十三行行二十三四字不等注疏並雙行行  
三十二字注緊接正文不別題注字正義則以  
疏字隔之分爲十卷尙仍單疏之舊

宋志論語正義十卷



十行本以下並二十  
卷是合注疏者分之  
第四卷第八卷後有木記

云平陽府梁宅刊第五卷第九卷有木記大元  
元貞丙申刊第十卷題堯都梁宅刊首尾有養  
安院藏書印記按今世所傳論語注疏以十行  
本爲最古如序解疏中少府朱畸十行以下皆  
同據漢書藝文志釋文序錄並作宋畸此本正  
作宋畸若無此本則宋朱二字竟不能定爲誰  
誤又不逆詐章古之狂也蕩章及叔孫武叔毀  
仲尼章疏文十行有空缺闕監同毛本以意補

此本獨全又十行本以下疏中訛字凡浦鏗及阮校疑誤者此本皆不誤是此本雖刊於元代其根源於單疏本決非從十行本出其注文亦多與宋刊纂圖本合遠勝十行本至其雕刻之精儼然北宋體格亦絕非十行本所及考元金之世平陽立經籍所故一時書坊印板麇集於此今傳世者唯政和證類本草是平陽張存惠所刊然已經明成化閒重雕已非平陽原本唯此本尙是原刻初印無一葉損失豈非瓌寶也

哉

又森立之訪古志載楓山官庫藏北宋本論語注疏然彼爲二十卷知非此本向謂合疏於注始於南宋有黃唐禮記疏一跋爲據則森氏之說似誤然森氏精鑒必不妄語今觀此書字體方正又參差無橫格所見元刊本無似此者或此爲翻北宋本因疑論語在當時傳習者多故合注疏爲最先也

附各本空缺疏文

不逆詐章 言先覺人者是寧能爲賢乎言非

賢也所

是下十字各本皆缺

不信之人爲人億度逆知反

怨恨人

之人下十字各本空缺

古之矜也廉章 謂曠蕩無所依據古之矜也

廉者謂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者

此二十四字十行本空闕

二十九字闕監亦然毛本臆補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則如日月下四字作貞

明麗天 其何傷於日月乎言下作人毀仲尼

猶毀日月 日月下作雖欲絕 其何能傷之

乎下作猶欲絕毀仲尼  
仲尼亦不下作亦不  
能傷其賢也

此數處十行闕監並空闕毛本  
臆補唯貞明麗天四字仍空闕

中庸集略二卷 朝鮮刊本

宋石齋編朱子刪定此書 四庫箸錄者名輯  
略明嘉靖中呂信卿刊本首有乾道癸巳朱子  
序此本脫朱子原序末有嘉靖二十五年朝鮮  
金光轍跋跋中亦稱輯略蓋以近用互稱也按  
朱子中庸序稱以輯略或問附章句後則此書  
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逮章句孤行而此書晦  
雖明人嘗刻之而今又晦時藝興經學廢名爲  
尊朱而朱子手定之書且在若存若亡之間可

慨也夫

中庸章句一卷 不記刊行年月

板心有倭板四書山崎嘉點八字此四書中之  
一種也山崎氏爲此閒宋學名儒其所據當是  
宋槧精本未有朱子跋一篇爲諸本所無亟錄  
於左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  
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  
則引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

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

中和以德行之則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  
曰中庸其實一也



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

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

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所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爲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窺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意也第二章據家語本一時之言今諸家分爲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語勢未終疑亦脫博學之以下二十一章以下至於卒章則又今通補爲一章

皆子思之言反復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

意者也

二十一章總言天道人道之別二十二

章言天道二十三章言人道二十四章又言天道二十七章又言人道二十八二十九章承上章爲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三十章復言天道三十一三十二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

道卒章反言下學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極  
言其所至且性命道教費隱誠明之妙以終一  
篇之意自人而入於天也 熹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己意分其  
章句如此竊惟是書子程子以爲孔門傳授心  
法且謂善讀者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  
可以章句求哉然又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  
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識之以待誦  
習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謹書



唐元宗開元注孝經一卷

享祿卷子本寬政十二年  
樵刊已刊入古逸叢書中

按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  
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云云  
是注凡再修此本爲開元十年初注本前有元  
行沖序末有跋文數條書寫人自記稱享祿辛  
卯苾芻堯空寬政十二年源弘賢以此本樵刻  
書法亦神似明皇御書想原本必仿效明皇手  
蹟故此尙有典型也元行沖序後緊題孝經二  
字空一格題御注下行題開宗明義章第一係

以卷子本改爲摺本每行十五字三才章額上  
題疏中廣要道章額上題疏下知元疏分上中  
下三卷與唐志合

按此書與石臺重注本頗有更改固不可以此  
本校重注本然亦有足證重注本之異同者如  
諸侯章注恆須戒慎正德本作恆須戒懼疏標  
起止亦作戒懼阮校以爲誤此本作恆慎戒懼  
慎爲須字之誤至戒懼分承上戰兢二項玩注  
文自見懼字必非慎誤此石臺本之不可從者

卿大夫章注懈墮也此作惰與天聖本正德本  
合士章此作士人章與古文孝經別本合孝治  
章注臨撫其人岳本改撫作於此作臨莅可知  
岳本之作於因形近而誤紀孝行章注擗踊哭  
泣此本踊作踊與天聖本合五刑章君者臣所  
稟命也天聖正德本所作之此本作君者臣之  
所稟教命也然則重注本當是臣之所稟命也  
各脫一字耳豈唯不孝此作皆爲與疏合廣至  
德章注家到戶至正義云此依鄭注阮校文選

注引鄭注家作門此仍作門則知作家者石臺  
所改恐非明皇原本應感章光于四海注于作  
於石臺天聖岳本皆同與經不相應此注作充  
于四海乃知以充釋光故改于作於石臺等本  
注中之光當爲充誤是皆足以訂證石臺諸本  
異同之迹至此本亦閒有脫誤則由鈔寫筆誤  
不足怪也

按源弘賢跋稱應感章長幼順故上下治疏與  
注不合今按此本注云君能順於長幼則下皆

效上無不理也正義云云果與此本應今略校之亦不特此條五刑章此大亂之道也此本注云言人有上三惡皆爲不孝正義云云亦與此本應而與石臺不合竊怪邢氏翦截元疏而不知元疏本爲初注本而作可謂至疏豈邢氏作疏時第見元氏單疏而未見元宗初注本故其序文只知天寶二年之注不言開元二年而疏中與石臺本違異之處遂失之不覺然則此本眞唐人之遺爲北宋人所不見若非有元疏序



可憑誰信有此事哉

又按古注與疏皆別行無合併之本此本祇錄  
注文何以有元疏之序並三才章廣至德章有  
疏中疏下之語然余所得日本易書詩古鈔北  
宋單注本其楣端往往錄疏中要義以便講習  
不得謂皆從南宋合併之本錄出也日本古鈔  
本經書注中每多之也等字阮校謂是彼國人  
所加森立夫謂是隋唐之遺余通觀其古鈔本  
唐本最多虛字至北宋始多刪削而未盡至南

宋迺翦截八九遂各本爲一律頗與立夫之說相應但此本注腳較石臺每多也字兩本雖有初注重注之分不應違異若此余後見鈔本至多乃知古鈔者因注文雙行難于均齊字數故往往於對行字懸空數字者增添虛字以足之故所增之字總在注末而各鈔不同其在注中者則原本皆如是故各鈔皆同至於經文則毫無增損其有異同故是隋唐之遺阮說森說各據一邊爲發其凡於此



唐元宗天寶重注孝經一卷

翻北宋本

卷首題孝經序次行上空四字題御製序并注  
序後上空四字題開宗明義章第一卷末開一  
行題御注孝經一卷又開一行載孝經音略每  
半板十五行行二十二三字至二十四五字不  
等左右雙邊書中避敬匡胤恒竟炫通七字按  
字係章獻明肅皇太后家諱天聖元年太后臨  
朝稱制令天下皆避其父諱明道二年太后崩  
後據通字諱則此本當是天聖閒刊本其中與  
石臺本異者開宗明義章前無孝經二字諸侯

章注履薄恐陷誤仇陷卿大夫章注懈惰也惰  
作惰孝治章注得小大之歡心脫得字助其祭  
亨也亨作享鬼神亨之亦作享聖治章注懸衾  
篋枕懸作縣五刑章注臣所稟命所作之應感  
章注王者父事天者誤孝喪章擗踊哭泣注踊  
作踊其他皆與石臺本同遠勝相臺岳本文政  
九年狩谷望之以此本影樞重雕板亦有跋一  
通引其國古制頗足攷見鄭孔御注傳習之由  
錄之如左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附直解一卷

鈔本

此本孔傳與前二本略同直解一卷則爲孔序作疏不題撰人名氏訪古志載求古樓藏二通題魏劉炫魏爲隋誤無論矣但劉炫所作爲述議五卷稽疑一卷不名直解且此卷中明引述議子者德之稱一條則非述議審矣又每章題解皆引邢疏

與山井鼎所稱合但彼本夾入注中此則別爲一卷

則是以

今文之疏竄入古文之本山井鼎稱爲後人附

入當得其實



類聚名義鈔十冊 舊鈔本

此書無撰人姓名亦無年月其原本不知其爲  
卷子爲摺本此則符谷望之舊藏影鈔本每卷  
面尙是望之題籤其書分部以人字起至酉字  
止又別爲雜部以附其後其分部若有次第若  
無次第以佛法僧三字分爲十冊佛字四冊上  
中各一冊下二冊法上下三冊僧上中下三冊  
然亦僅標目有此名其本書則但題爲類聚名  
義鈔其書正俗並收而以倭訓注于其下其每



言部之中名義可以相附者卽彙入之有似類書  
如魚部中有新婦黃頰石首等各目是也然若  
此者僅十之一二全部仍以偏旁爲主雖稍涉  
龐雜然古文奇字賴之以考見者正復不少固  
不得以說文等書律之也

爾雅注三卷 影鈔蜀大字本

首爾雅序無郭璞撰三字字六如錢敬騫弘殷

匡胤玄郎恆楨具徵恆邁慎毅等字

溝邁二字及桓慎二

字間有不  
缺筆者

則爲南宋孝宗時所刊卷末有經凡

一萬八百九言注凡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言

二行又有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

一行按王明清揮塵錄云後唐平蜀明宗命大

學博士李錫書五經做其製刊板於國子監中

印書之始今則盛行於天下蜀中爲最明清家

藏有鐫書五經印本存後題長興三年也據此則此本爲翻蜀大字本其不題長興二年者蓋翻刻時去之唯鐫作鐫爲異當以此本爲正案釋詁注云倫理事以相約敕阮氏校刊記謂事務以相四字係因疏語竄入其說似精若此果爲蜀本則在邢疏未作之先而注中亦同他本然則此四字本郭氏原文歟又釋畜狗四尺爲熬注各本有尙書孔氏曰云云十五字此本獨無段茂堂云此非郭注後人所附益按單疏本

標起止云注公羊至之熬是邢氏所據郭注無  
此十五字今以此本證段說若合符節則此詢  
爲蜀本矣但段氏所以謂此非郭氏注者豈以  
孔傳僞書郭所不見乎然孔傳于東晉之初已  
傳于世故釋鳥鳥鼠同穴注明引孔氏尙書傳  
云共爲雄雌而段氏未之檢及則謂孔傳必郭  
所不引亦非事情也此本後爲黎公刊入古逸  
叢書中余別有札記未刊

又按此書據松崎明復云是日本室町氏所刻

原本今尙存東京高階氏余嘗于黑田某所見  
之果是日本重翻字體校影鈔殊肥黑田告余  
云日本今存僅此一本

爾雅注三卷

重翻北宋本

首爾雅序次行題郭璞撰首行題爾雅序卷上  
次行題郭璞注以下款式同前本每半葉力行  
行二十一字至二十三字不等注雙行約三十  
字其中避諱缺筆略同前本松崎明復定爲北  
宋仁宗時刊本亦有桓遘二字缺筆則係南宋  
時補刊其板心有重刊重開記每卷末附釋音  
比前本字稍小然望而知爲北宋刊本也其中  
僞舛不少然無臆改之失遠勝元以來刊本此

書原本爲日本大醫某所藏狩谷望之借之精  
摹而松崎明復據以重刊又別作校譌以附于  
後大抵據大字本及阮氏校刊本刪繁摘要然  
時過于疏略如釋詁經文席大字本作席而此  
不校禕兩本皆作禕而此校云禕大字本作禕  
不相應釋詁注先祖于摧大字本于作於樓猶  
今言拘樓大字本拘作枸此皆未校其他二本  
異同漏略者不可勝數而所校出者亦多誤刻  
良由松崎氏校此時年已七十餘自言衰病相

仍多假手于門人故未能精審然影摹雕鏤之  
工則與宋刻無二云





爾雅注疏十一卷 元槧本

此本雕鏤精雅元槧之極精者分卷與明閩本同蓋閩本原于此也左右雙邊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注疏并低一格雙行行二十字經下載注不標注字疏標陰文首題爾雅注疏序次行三行邢昺官銜四行以下邢序本書題爾雅注疏卷第一次行題爾雅序行下題郭璞序邢昺郭序後題爾雅兼義一卷上行下題郭璞注

按此下應題邢昺疏

按此本與阮氏校刊記所載元槧本一一符合  
其中誤謬之處甚多如肇祖元胎此本胎竟誤  
始此其尤顯然失之不校者然阮本多明正德  
補刊此則爲元時初印本絕無補刊之葉今略  
校數端邢昺題銜彼本子誤賜而此本不誤又  
序疏至序末摠序闕監以下脫至字此不脫摠  
作總此作摠與各本異而阮校不及之又凡物  
雖殊其號阮校云補刊本脫凡字此不脫又謝  
嶠阮校云注疏本改潘此仍作嶠是皆補刊之

失非其原本如此則此本之可貴不得因有阮  
校而略之矣

爾雅注三卷

明景泰七年刊本

首郭璞序卷首體式頗同宋本但標目冠新刊  
字每卷末附釋音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  
注雙行卷末有分書景泰七年八月應天府府  
尹和陽馬諒校刊跋按金陵陳氏於道光五年  
重刊此本刪去首行新刊二字又改十一行爲  
十行嘗校之釋器以蜃者謂之珧注以爲名珧  
小蚌此誤作珧釋言還復返也注云皆迴返也  
此脫注四字皆別本不誤此獨誤者然其他皆

與宋本元雪應本合遼勝注疏本及郎奎金鍾  
仁傑本訪古志又載有明宏治閒刊本余未之  
見

說文五音韻譜三十卷

朱刊大字本

首題許氏說文次行題徐鉉校定官銜以下許氏自序許冲上表及徐鉉表而首尾無李燾序跋凡慎字皆不書雙注御名二字蓋孝宗時刊板序後題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卷一據文獻通考所載仁甫後序云燾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別類編所次五音先後作五音譜其部序仍用許叔重舊次又云會得請歸眉山茲來遂甯囑餘

杭虞仲房鏤板卽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  
起東終甲卽此本也按宋史仁甫本傳洎熙四  
年後燾知常德府卽所云在武陵初撰此書之  
年也又云表請閑提舉興國宮秩則所云會得  
請歸眉山也又云頃之屋塾繼亡上欲以吏事  
紆燾憂起知遂甯府卽所云來遂甯與虞仲房  
相遇也此本字體端整雕刻精工當卽虞仲房  
所鏤原本不知何時將仁甫序跋脫去  
自明萬曆戊戌兵部侍郎陳大科重刻是書所  
見本亦脫仁甫序跋遂誤認此爲徐氏校定許



氏原書而刪去五音韻譜之篇題別題許慎自序許沖上書等字段茂堂所譏爲庸妄人者又改許序形聲爲諧聲岐誤後學此本與段氏所見周錫瓚宋大字本大致相合富同出一本而段氏不言有仁甫序跋當亦脫去余意明代無刻始一終亥之本者今著錄家所傳舊本皆宋本也書估或得此舊板抽出仁甫序跋以充大徐原本明人罕治小學故遂通行而陳大科又成其錯遂以誣

罔天下

陳大科所附說文異同亦引李巽巖序而不悟此書卽巽巖所作眞異事也又

奇者文獻通考載仁甫序跋即續于說  
或疑許文繫傳之後而失標五音韻譜之題

氏徐氏等序表以爲明人孱入則冤矣昔人謂  
鉉書行而錯書微五音韻譜行而鉉書微今鉉  
錯書行而五音韻譜又微李氏書體例固駁而  
所錄說文必雍熙舊本其足與今始一終亥之  
本相證驗不猶愈於小徐之韻譜乎世有好古  
之士以此本重刊并錄仁甫序跋以正明本之  
誤亦治說文者所不疵也

漢隸字源殘本

有圖

狩谷氏求古樓舊藏訪古志所稱元槧未見者

卽此本也每半葉六行行六字

以大字計數

四周雙

邊板心魚尾下標漢隸字源今存去聲五眞自

義字起

前半葉缺

至卅九宥臭字止凡八十六葉有

半其書以婁氏字源爲主每字先以陰識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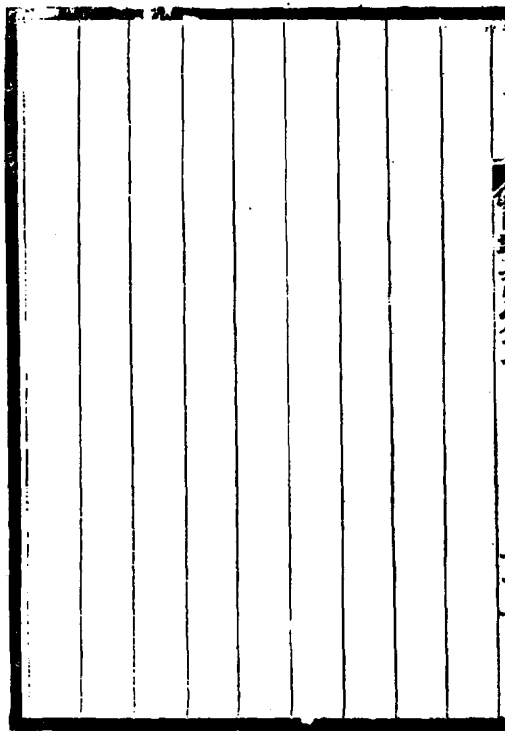
標目其下隸字次第亦與婁氏同而筆畫小異

凡婁氏已收之碑而有所遺者則題云某碑今

補原書有誤者則題云今正原書未收之碑及

未收之字則題云續增並沿婁氏之例以數目  
字記之惜其首卷碑目不存無從考其爲何碑  
也按蘇平仲集及宋潛溪集均有宋季子重校  
漢隸字源六卷序似此書卽季氏所編然潛溪  
稱其於字原之外增多僅一千八百十七字而  
此書所增約略計之幾及原書之半然則亦非  
宋氏書也視其板式當在明初惟漢碑之出土  
者元明二代著錄寥寥不應此人得見如此之  
多或所採沿及南北朝或足以印章之近隸書

者觀其所補之字以隸釋及今所存漢碑照之  
皆合則知其所增之字必非鄉壁虛造擬其博  
綜歐趙以還良堪指數惜缺其首尾使作者姓  
名翳如真可謂之不幸要其所增之字雖無碑  
名望而知其可爲典要學者猶有資焉記之以  
告海內之講金石者



金薤琳琅二十卷

鈔本

每卷有王鴻緒印知是橫雲山人舊藏不知何時流入彼國又有備前河本氏藏書記此亦日本有名之收藏家也按都氏此書原刻今罕見德州盧氏刊本所據亦鈔本以此本校之大有有異同然以見存之碑校之則二本皆有脫誤則其碑之不存者未敢定其誰是也是書首題金薤琳琅卷第一次行題太僕少卿吳郡都穆三四行題子目周壇山石刻周石鼓文五行低

古書通考卷之三  
一  
一字題周壇山石刻款式仿宋本蓋都氏富藏  
古籍故所自箸書猶仍古式也



玉篇殘本四卷

列入古逸叢書

玉篇卷子本四卷其第十八之後分從柏木所藏原本用西洋影照法刻之毫髮不爽餘俱以傳寫本入木刻成後日本印刷局長得能良介從西京高山寺借得糸部前半卷以影照法刻之乃又據以重鑄而糸部始爲完璧四卷中唯柏木本最爲奇古餘三卷大抵不相先後然皆千年以上物也是書所載義訓皆博引經傳其自下己意者則加野王按三字按顧氏玉篇經

蕭愷等刪改行世

見梁書蕭子顯傳

至唐上元間有孫

強增加之本又有玉篇鈔十三卷

見日本國見在書目

是

則增損顧氏之書在唐代已有數家

釋慧力像文玉篇趙

利正玉篇解疑當別自爲書與顧氏原本不相亂

然就此四卷核之則

爲顧氏原本無疑今孫強等增損之本已無傳

僅存宋陳彭年大廣益本余舊疑廣益本雖亦

三十卷僅分爲上中下三冊若顧氏原本更簡

何能分爲三十卷豈知其所云廣益者特於正

文大有增益而注文則全刪所引經典並有刪

其大字正文者據廣益本於祥符牒後載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舊總二十萬九千七百七十言又雙注云注四十萬七千五百有三十字余以廣益本合大字注文并計之實只二十萬有奇絕無注文四十萬之事今見此本始悟其所云注四十萬者爲顧氏原本之數故盈三十卷舊一十五萬者孫強等刪除注文增加大字並自撰注文之數也新五萬有奇者陳彭年等增加太

字並自撰注文之數也或者不察乃以顧氏原本注文爲簡孫強陳彭年注文爲繁慎之甚矣按野王所收之字大抵本於說文其有出於說文之外者多引三蒼等書於字異義同且兩部或數部並收知其綱羅蒼雅在當時已爲賅備廣益本遞有增益而不爲之分別使後人無從考驗得失殊失詳慎又原本次第多與說文同說文所無之字續之於後廣益本則多所凌亂閒有以增入之字夾廁其中近人乃欲以玉篇

之次第校說文之次第不亦謬乎今顧氏原本

雖不得見其全而日本釋空海所撰萬象名義

三十卷當唐開成會昌間其分部隸字以此殘本校之一一

胷合則知其全書皆據顧氏原本絕無增損凌

亂又日本僧昌住新撰字鏡十二卷日本昌泰間所撰當唐昭宗

光化中其分部次第雖不同而所載義訓較備合

之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唐元和十二年撰此爲中土佚書源

順和名類聚鈔二十卷日本天延間所撰當宋開寶間具平弘決

外典鈔四卷日本正應二年具平親王所撰當宋淳化二年釋信瑞淨土

三部經音義

日本嘉禎二年撰  
當宋端平二年

皆引有野王按

語若彙集之以爲疏證使顧氏原書與孫陳廣  
益本劃然不相亂亦千載快事也今第就顧氏  
所引經典校其異同爲之札記焉

別詳

光緒十年

正月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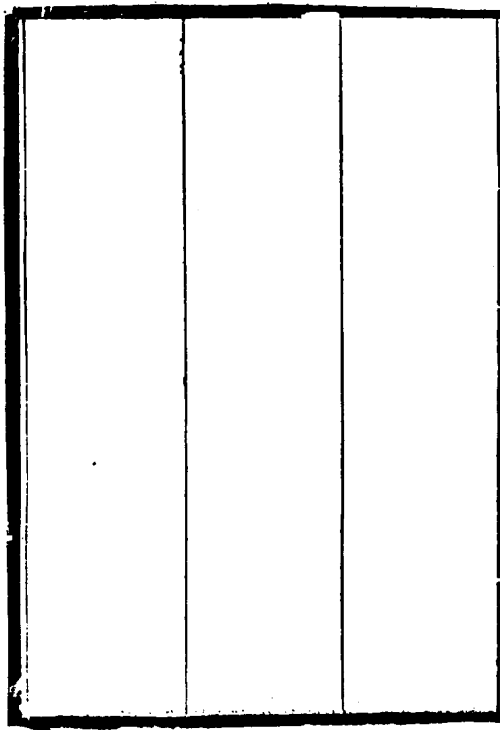
北宋槧本

款式全與澤存堂本同首亦無大中祥符牒而野王序前亦有新舊字數此書并宋槧玉篇初爲森立之所藏余欲購之則以高木壽穎有前約爲辭厥後高木遂以此二書納之博物館故余所藏僅有宋本廣韻而無宋本玉篇焉按提要據曹棟亭所刊本前有大中祥符牒余所見元明刊本皆有而張氏刊本無之遂謂是張氏所刪而此牒詭稱爲上元本并謂竹垞一序以未見其書而

漫題之今按竹垞序明云借毛氏宋槧元本以屬張氏又明云張氏書刊成求序是則宋槧張刻皆竹垞所目見今以此本照之一一胷合是則刪除牒文亦係宋人謂竹垞誤以大中祥符本爲上元本可也謂爲張氏刪牒作僞不可也至張氏校刊以廣韻例之亦必多所校改惜此書已爲官物不得借出然原書俱在後之好事者可就其館見之以證余言之不誣而張氏詭託之冤可白至曹氏所刊本有祥符牒或據元



明本增或所見宋本本有此牒今亦不敢臆斷  
焉蓋大中祥符原刊頒行本必有此  
牒其刪除牒文者爲重刊本也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字十九字左右雙邊首  
有大中祥符六年牒文次野王序次進玉篇啟  
目錄後有至正丙申孟夏翠巖精舍新刊木記  
又後有新編正誤足註玉篇廣韻指南蓋據釋  
神珙反紐圖而增益僧守溫等之字母爲之第  
一卷後又有木記與前同此本以張士俊所刻  
宋本校之此多大中祥符一牒而每部文字次  
第不與張本同殆坊賈欲均其注文字數以便

排寫唯圖易於檢尋不知依類相從之義考玉

篇原本次第皆本說文

以古逸叢書殘卷照之可證

張刻宋

本已有移易然不甚懸絕此則任意排置全無

義例但所據原本當是祥符官刊故仍存祥符

一牒張刊本無牒文故朱竹垞認爲上元孫強

之本然大廣益會之題未改則亦從祥符本出

也二本同源異流當有互相訂正處此本卷首

有狩谷望之印又有掖齊印卽望之之字也望

之博極羣書其求古樓所藏祕本爲日本之冠

珍惜此冊洵可貴也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11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每半葉十二行四週雙邊篇幅較至正本尤廓  
每刊板年月蓋亦元槧此書與張刊宋本異同  
之處已見於至正本鄭氏本兩跋茲復卽每部

字數合校之如須部張刊本六字此本少一額

字與天祿琳  
瑯所說合土部張本四百五十五字此題四

百五十六字因就此部字字互對乃知複一埤  
字而說解不同又張本有埤埤墟屋四字而此

本無之至正本  
鄭本同此本有埤埤墟塚四字至正本  
鄭本同

而張本無之然則他本之出入何可勝紀他日  
當合此數部與張本一一對勘姑爲發其端於  
此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此本缺牒文序啟反指南一卷本書州卷皆全其篇幅贏於至正鄭氏兩本蓋亦元刻每半葉十二行四週雙邊每卷有赤龍館印按岸本氏藏本與此體式相同此似更在前或彼卽從此本翻雕以其缺首一冊故抑置第四其中文字異同已詳前三卷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此本板式校至順本稍羸行款亦同唯標題彼作大字踳兩行此則只占一行目錄後有鼎形木記中有篆書宗文二字下有建安鄭氏鼎新綉梓方木記相其字體蓋亦元代刊本其中與張刻本參差之迹已略見至順本跋中今復比校之如目錄宋本三十卷分爲上中下三冊每十卷爲一冊每冊有十卷之總目每卷又有總目非也蓋野王玉篇三十卷孫強本亦三十卷

每卷爲一軸故應每卷有總目斷無分上中下  
三冊之理祥符官刊雖有增刪改卷子爲摺疊  
本亦必仍其舊不然既經重修若嫌每卷葉數  
過少何必不爲之合併而仍三十卷也北宋官  
刊如太  
平御覽之類亦每卷不及三十葉此蓋猶  
沿卷子本之舊以卷子本不能過長也至南

宋則始爲之合併而每卷相連屬不隔流水矣  
此本目錄通在第一卷之首固非祥符舊式然  
三十卷不分上中下每卷各自爲首尾不相接  
續則又此本之勝也又目錄張刻部首大字居

中部數旁注于下此本部數陰識部首陽識疑  
此本爲古此本每卷有新宮城書藏印日本儲  
籍家之有名者

或謂所貴於舊本者文字之異同耳沾沾於目  
錄卷數之分合似無關出入余謂古書分合以  
唐宋爲一大關鍵蓋由卷子改摺本之故今存  
北宋本尙多舊式至南宋則面目全非此唐宋  
志所以違異而崇文總目又多不同於讀書志  
也

三才圖會

卷之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明刊本

此本板式校永樂本稍縮而行款相同第一卷標題下有木記云劉氏明德堂京本校正第三十卷末又有木記云劉氏明德書堂新梨案四庫提要所著有明德堂刊本廣韻余舊亦藏之蓋篇韻合刊本相其字體當在明成化卯治間或以爲元槧本誤也

此本黃部獨多一費字蓋又竄入者





廣韻五卷

北宋刊本刻入古逸叢書中

此卽張氏澤存堂刊本所從出也原爲日本寺田望南所藏後歸町田久成余多方購之未得會黎公使欲重刻之堅不肯出而町田久成喜鐫刻見余所藏漢印譜數種亦垂涎不已因議交易之以西法影照而上木原本謬訛不少張氏校改撲塵之功誠不可沒然亦有本不誤而以爲誤者有顯然訛誤而未校出者有宜存而徑改者如官字下原本并作井尙是形近之誤

張氏據謬說改爲開錢竹汀未見原本遂謂誤  
并爲開始於廣韻而不知原本不如是也

余初議刻此書盡從原本卽明知其誤亦不改  
以明張氏校刻之功過而黎公使必欲從張氏  
校改故古逸叢書皆守敬一手審定唯此書及  
老子是黎公使據余校本自爲札記然往往有  
當存疑而徑改者如開卷景德四年牒原本準  
作准勅作勅二字雖俗體然當時公牘文字本  
來如此今皆校改之亦似是而非也又有失於

校改者如一東蒙字下注二十六寶二十七又  
如鷓字下注鷓鴣鳥名美形出廣雅泰定至順  
刊本廣韻皆作又美形也狨字注細布泰定至  
順刊本均作猛也此皆當從元本者又如去聲  
豔第五十五注榛醞同用醞第五十七陷第五  
十鑑梵同用鑑第五十九原本如是顧澗濱因  
其與曹棟亭刻本不同謂是張氏據禮部韻略  
此則張氏之受誣也余別見北宋本玉篇體式  
與澤存堂本亦同曹刻玉  
篇有大中祥符牒亦謂爲張氏所削并誣附記于此又第五卷後四聲清

濁法生字下張本留墨丁此本生作朱日之余  
反朱赤也朝字下一格張本留墨丁此本作紬  
直流反紬布也此必張氏所據原本此二處有  
霉爛處非又有別一本也日本收藏家於古字  
書最多余盡數購求之不遺餘力自宋本外凡  
得元刻本玉篇廣韻各四五通明初刻本各三  
四通各不同板而明中涓大字本不數焉其中  
異同差池不可枚舉元明本亦有足訂宋本者  
意欲歸後合諸本校之重刊此二書詳爲札記

而力薄願奢終不克副昔願澗蒙憾張本校刊  
不審深惜傳是樓原本宋本不傳不能盡刊潘氏  
轉寫張氏之誤孰知今日宋本之外更有互證  
之本如是其多也



廣韻五卷

宋刊本

首題陳州司法孫愐唐韻序與元至順本同序  
後當有木記爲後人割去每半葉十二行兩邊  
雙線缺宋諱處與各本同每卷首有若秋藏書  
印此本字體絕似南宋蓋不如北宋之方整而  
又非元本之圓潤雖無年月可考固一望而知  
之也至此本與重修本之分合詳見余至順至  
正兩本及勤德堂本三跋茲不贅錄





廣韻五卷

元刊本

首載陳州司法孫愐唐韻序序後有至順庚午  
敏德堂刊篆書木記木記後又有辛未菊節後  
十日印校刊此書首尾年餘宜其刻印俱精此  
本校張士俊澤存堂所刊重脩本注文殊簡而  
與顧亭林刊本略同朱竹垞謂明代內府刊板  
中涓欲均其字數取而刪之 提要謂永樂大  
典引此本皆曰陸法言廣韻引重修本皆曰宋  
重修廣韻世尙有麻沙小字一本與明內府板

同題曰乙未歲明德堂刊當爲元刻非明中涓  
所刪然其本但題田乙未歲究不能確指爲元

刊

余藏有玉篇亦劉氏明  
德堂刊本似已在明初

此本明著至順則刊

于元代無疑又

提要稱二十一般不作二十

一欣殷獨用不作與文通皆與此本合又稱匡

字紐下十三字皆闕一筆避太祖諱其他則不

避此本亦與所說合但朗字雖不避而一東融

字注朗作朗又蕩字下徒朗切亦缺筆作朗是

其他不避者重刻時補之也據此其根源于宋

本無疑又 提要稱東字下舜七友譌作舜之  
後此本作七友不誤足知明德堂本又不如此  
本之善也今略校之其足以訂重修本之誤者  
如東韻中恮字重修本注古文見道經此本見  
作出二義雖通以下仝字注例之則作出是也  
同字注亦州此本州下有名字絨字注細布絨  
字注上同此本絨字注猛也絨字注細布蒙字  
紐下注二十六此本作二十七按蒙紐實二十  
七字聰字注聞也此本作聞皆當以此本爲是

而狨絨二字則一望而知爲重修之謬其他雖  
亦有此本獨誤者皆是未校之故可以參證得  
之至永樂大典稱此本爲陸法言廣韻殊非典  
據按法言之書自名切韻其書久亡崇文總目  
有陸慈切韻五卷當卽法言之書唯郡齋讀書  
志稱廣韻五卷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增加字  
是公武以孫愐之書本之法言故以標題然屢  
經增改非事實矣況封氏間見記載法言韻凡  
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今此本有二萬五千

九百二字則爲增加本無疑又李涪刊誤云尙書嘉謨嘉猷法言曰嘉予嘉猷詩曰載沈載浮法言曰浮伏予反今此本謀猷二字皆在尤韻與李涪說不相應則非法言書更無疑義要之法言之切韻孫愐之唐韻重修本之廣韻三書同源異流此本每卷旣題廣韻則非孫愐之舊無論法言然少於重修本□□字則非從重修本出疑重修本旣行於世而孫愐本仍存書坊刻孫本因冠以廣韻之目其中參差各不相照

書此以俟知者

廣韻五卷

元刊本

首題陳州司馬孫愐唐韻序序後有木記題至  
正丙午菊節南山書院刊行行款與至順本同  
而篇幅則廓又四週雙邊知非從至順本翻刻  
按各本皆題爲司法此題爲司馬當是淺人所  
改此書前人未得刊刻年月故多疑竇余已略  
疏其分合於至順本今又得此本注文亦簡略  
尤足證非明中涓所刪或疑此卽陸法言之原  
本謂切韻亦兼唐韻之名引唐志宋志皆載陸

法言唐韻五卷爲證余檢新舊唐志皆不載法  
言唐韻唯舊唐志有陸慈切韻五卷法言蓋以  
字行和名類聚鈔作陸詞切韻慧琳一切經音義亦云陸詞然題爲切韻

並無唐韻之目唯宋志有法言廣韻宋志多謬  
不足據此蓋沿郡齊讀書志之稱而又失其意  
者宋人多以切韻廣韻唐韻三書爲一因學紀  
聞已辨之或又謂孫愐以後陳彭年以前修廣  
韻者尙有嚴實文裴務齊陳道固三家此本當  
爲三家之遺今按重修本牒文有郭知元關亮



薛岫王仁煦祝尙邱諸人增加字亦不止嚴裴

陳三家考日本現在書目自武立之以下皆稱

切韻

和名類聚鈔慧琳音義希麟音義白氏六帖佩觿等書引孫愐郭知玄王仁煦祝尙

邱裴務齋麻果蔣飭諸人之書亦并稱切韻

無稱廣韻者况祥符牒

文云仍特換於新名庶永昭於成績宜改爲大

宋重修廣韻可知廣韻之稱實始祥符陳彭年

以前固不得冒此名也且果爲嚴寶文等之遺

何以獨載孫愐一序余跋至順本亦疑此爲孫

愐之書特爲書頁改題今細釋之亦非也愐自

序稱按三蒼以下之書數十種並列注中今此  
本注皆不引各書名尤有切證者邱光庭兼明  
書云孫愐唐韻引風俗通云邱氏魯左邱明之  
後也此本邱下但注地名二字則非孫愐之書  
無疑又按魏鶴山稱吳彩鸞唐韻寫本二十九  
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則此本非唐  
韻又一證也鶴山之說未足據因學紀聞已辨之按雲煙過眼錄及研北雜志皆云彩鸞所書爲二十三先二十四倦此卷  
國初尙存故閩潘邱稱親見彩鸞所書唐韻次  
第較鶴山亦不合然謂此本是據重修本所刪削乎則

又非也重修本二十文下注欣同用十八吻下

注隱用同此本二十一殷

不作欣不避宋諱

與二十文

皆獨用十八吻目錄注隱同用而卷內仍注獨

用不使連屬按合欣於文合隱於吻始于景祐

中之修禮部韻略非特唐人無此

顧亭林朱竹垞皆力言其

非卽重修本亦不應有此幸此本尙有參差之

迹可尋不盡爲景祐之合併所汨沒唯其注文

之簡略前旣非孫愐後亦不同陳彭年武玄之

以下之書旣不存無從考驗其根源或以簡略

爲古或以詳贍爲真皆未可爲定論也

廣韻五卷 元葉本

孫愐序後有木記云余氏勤德書堂鼎新刊行  
不著年月相其字體紙質亦是元刊元印此書  
余既得至順至正兩本已著其參差之迹然究  
不能定爲何時何人之作反覆研尋乃知張刊  
宋本非陳彭年之舊此本係從重修原本出非  
從張本節刪故有勝於張本之處而其依用禮  
部韻略則此本與張刊本皆然按張渙雲谷雜  
記詔丁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其韻率者凡十

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此蓋今所行禮部韻略也  
東齋記事所說亦同今以集韻禮部韻略校廣  
韻則知併殷於文併嚴於鹽添併凡於咸銜上  
聲併隱於吻去聲併廢於隊代併焮於問入聲  
併迄於物併業於葉帖併乏於洽狎凡得九處  
餘悉相同及考之上聲末合儼於珍忝合范於  
謙檻去聲末合醜於豔榛合梵於陷鑑與平入  
之部分不相應乃知此四處亦韻略集韻所合  
併合之前九處恰符十三之數並非廣韻原注

如此乃校刻廣韻者因韻略集韻而改移之

當

此四韻尤  
窄之故

細校此本闕宋孝光寧三帝諱慎悖

字皆缺筆張氏重修本亦缺欽宗諱是其根源  
不出南北宋之間皆非祥符官刊原本張氏本

注文詳瞻與兼明書史略因學紀聞姚寬戰國  
策後序所引多合其爲孫恂以下諸家增加之  
本無疑此本簡略過甚其中實有刪削不成語  
者其爲從祥符本節省無疑然如絨絨二字之  
互異則顯爲張刊本之誤則不唯部分有改易

卽注文亦未盡陳彭年之舊吁二百六部之祥  
符本尙費尋究何論陸法言與孫愐古書罕存  
存者又不得其真源流變遷非深識不能見其癥  
結此余所以有經籍沿革考之作也



廣韻五卷

明刊本

標題亦改司法爲司馬與元至正本同序後木  
記云引洽辛酉劉氏文明書堂新刊四週雙邊  
匡廓亦與至正本不殊但字體略大其中正俗  
文字不一然其避宋諱處宋元本同知其亦翻  
舊本非重書上木也首冊書眉有日本人以他  
本校字往往此本爲是此余所得舊本廣韻之  
第六冊舊係日本寺田引所藏有讀杜草堂印  
記



廣韻五卷

明刊本

標題改司法爲司馬與元至正本同序後木記  
云永樂甲辰良月廣成書堂新槧行款匡廊亦  
同至正本而字體稍寬博文字亦有異同避宋  
諱處則皆與宋元本同則亦據舊本重翻者也  
每卷有釋意芳印第一冊有多紀氏印按多紀  
亦稱丹波元堅字芷庭三世爲醫博通典籍收  
藏極富此本每卷籤題分書孫恂廣韻當是多  
紀氏之筆蓋彼國人亦疑此爲孫書也